

在厝邊守護您

關山人心中的守護神

◆ 撰文、攝影 / 賴睿伶

夾在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間的花東縱谷平原裡，有座寧靜的城鎮，她默然地靜倚在綠田旁，飽滿的米粒、優暢的自行車道，是她最為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她的名如同她的地形就叫「關山」。日升日落，陽光照耀著土地，卻也在大地的陰暗處落下重重地陰影，台九線的重大車禍、山區醫療資源缺乏、南橫公路落石意外、急重症突發都威脅著關山地區民衆的健康。

相距關山鎮市區不到一公里的慈濟關山分院，從太陽自海岸山脈露臉的那一刻起，二十四小時片刻守護著這片土地。北自富里、南到鹿野、最高到海拔一零六八公尺的利稻，都是她的「管區」。

「我們不是一般的診所，護士還要兼藥師，我們還有X光科和檢驗師在待命」慈濟關山分院副院長潘永謙醫師說。「陣容完整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成本很高，病人卻只有三個、四個，連一個職員的成本都不夠，但是我們還是做下去，因為生病是不會挑時間，只要民衆有需要，我們就會一直這樣待命下去。」



繁忙的公務車，快遞愛的醫療

上午，燦爛的春日伴著青青的秧苗將影子越拉越短，慈濟關山醫院的公務車載來行動不便的病患，但他們臉上輕鬆的笑容好像不是來看病。司機師兄猶如娃娃車的班長，協助阿公阿媽和幾個拄著柺杖的先生下車。慈濟關山分院管理室副主任楊柏勳說：「我們和衛生局有合作，透過社區復健計畫，接送患者定期復健，好讓病患恢復到最佳狀態。」

來復健的阿媽們臉上的皺紋綿密地如同是在陽光下眯起了眼，關山的好空氣、鄉土味，讓她們見人就打招呼。關山分院的復健科，在關山一帶相當知名，因之前就有個「睡阿公的真實案例」。

民國九十年，在關山鎮賣冰的洪樹城老先生，成了各報重要版面的主角。七十一歲的洪老先生原本只是免疫力差，沒想到一次小傷口卻感染了鏈球菌，造成發燒後，他陷入昏迷。起先在關山分院急救，隨後送至花蓮慈濟醫院，在整形外科、神經內科、復健科聯手照顧三個月後，仍惋惜地成植物人。而這一「睡」就昏迷了五個月。直到五個月後的一天，他，突然在醫院醒了。

「他竟然醒了過來」的斗大標題，出現在民國九十年那年的報紙。在有了一絲的意識後，家屬們開始耐心地持續帶他前往鄰近的慈濟關山分院復健。剛開始因為洪老先生還不能行走、全身無力，因此是架著去做復健。從坐起、躺下到細部動作，一次次、一月月、一年年地持續下去。兩年多來，現在洪老先生已經可以騎著腳踏車到處串門子。腦子雖曾受損，但也逐步恢復，甚至他還在家中修起小電器打發時間。家人和醫護長期的陪伴，讓希望變成可能、讓可能變成真實。

忙碌的公務車又出發了，這次是載送醫師前往海端鄉衛生所進行門診服務，準備前進南橫公路。慈濟關山分院的醫生每週還要支援三次的海端鄉衛生所門診，好讓山區的民眾獲得更多的醫療機會。

下午，眼看司機大哥才回到醫院歇息不久又要出發，公務車未冷的引擎如同午後驕陽般地熱烈，這回出門又要去哪裡？他回答，到山裡的利稻村，那是雲會在腳下的地方。這是快遞愛與醫療的醫院。

聖十字與慈濟，雙雙照護關山

過午時分，小鎮一片寂靜，醫院門診也是，沒有嘖嘖的麻雀，彷彿連風划過水稻田的聲音都能聽到。

病房窗外的陽光灑落在阿媽的床單上，但阿媽羸瘦的身體留在陰影裡，瑟縮成一團的她也不過只佔據半張床。看到阿媽瘦的只有皮包骨，一旁的修女繃眉聽著旁人的台語翻譯。

修女是關山鎮上聖十字教會療養院的裴修女，白晰的皮膚一如她頭巾的純淨、藍色的眼珠清澈透明、爽朗的問候裡聽不出歲月的艱辛。最特別的是，她那老花眼鏡下的雙眼，更是大的炯炯有神，讓人想看清楚卻又不敢多看一眼。幾經猜測，她才湊耳輕說「我已經八十幾歲了！」。在這晴朗的午後、在教會弟兄的陪伴下，他們來到距離療養院一公里不到的慈濟關山醫院，探視這位高齡九十八歲的老阿媽。



在關山慈濟醫院內裴修女關懷原住民婆婆的健康。

阿媽住院的消息是里長通知裴修女的，聖十字療養院自從改為中風與長期療護中心後，就特別關心老人家與需要長期照護的患者的後續療養。「他們常常是因為生了病，所以被送到慈濟醫院，在得到很好的照顧以後，我們會來詢問老人家，出院之後願不願意到我們的療養院住，給我們照顧。」裴修女說。

阿媽靠著台語翻譯，揪著眼睛聽著，佈滿皺紋的唇包裹著沒有牙齒的牙齦，輕輕地說了句：「后啊！（台語：好啊！）」，聽到阿媽的善意回應，裴修女高興的笑了。

像阿媽這樣的情形在關山一帶不算少，隨著人口外移與住民人口老年的影響，年紀大的老人若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後續的照護都格外不易，因此治療在關

山慈濟、照護在聖十字，兩者取得了絕佳的互補與默契。而聖十字療養院與慈濟關山醫院，一個天主教、一個佛教，就相互擔負起照顧老人病患的工作。因為尊重生命醫療機構合心協力，讓關山的醫療關懷，做到最佳的境地。這是無所求、「以服務為目的」的地方。

下午門診開始，走進醫院的是戴運連里長。戴里長是關山鎮德高里的里長，是個道地的關山人，他住在山區海端鄉與關山鎮的交界處。在過去，海端鄉山上的居民若是生了病，走個七、八小時的路程下山，再到衛生所看診是時有所聞的事，翻山越嶺、縱溪溯谷都是為了挽救生命，對醫療資源缺乏之無奈，也不得不認命。現今已六十多歲的他，仍記得小學三年級的一場病。

對於過往醫療資源不足，戴運連里長就有切身之痛。「那個時候我們農村生活，只有吃米泡紅糖來填飽肚子，日子很苦的。有一天不知肚子太餓偷吃的太多還是怎麼了，竟然痛的受不了，給家人送到現在中華路上的新生醫院，躺了三天、痛了三天，還是不知道是什麼病，很苦真的很苦。」當年的新生醫院早已不在，往日的記憶徒留在老人的腦海裡。相對應那醫療資源貧乏的年代，戴運連後來的病可就幸運多了。

好險，有個大醫院在這裡

「我們這裡都會喝酒、喝米酒，我現在六十多歲，我就已經喝了五十多年。那一次是在幾年前，我因為喝到了假酒、甲醛中毒，哇！很嚴重的，趕快送去慈濟關山醫院急救，真的好險。如果我們這裡還是像以前一樣沒有個大醫院，甚至是二十四小時的急診，我想我命沒有了，慈濟的急診真的幫助很大，因為你不知道什麼



筆直的台九線車禍意外頻傳，急救醫療隔外重要。



因青壯年人口外流，老年人成為關山醫療的最大宗。

時候意外會發生。」回想起這段急救過程的戴里長彷彿仍心有餘悸，戴里長現在已經戒酒了，也正努力往戒煙的方向努力。

關山鎮鎮長王寵懿表示，關山地區約有五萬兩千多人，其中關山鎮有居民一萬零六百多人、池上一萬零兩百人、鹿野一萬人、富里一萬三千多人，另外還有山區的延平鄉和海端鄉，由於幅員遼闊又有山勢的阻隔，醫療資源在過去來說，普遍不足，只有衛生所或私人診所可以支持當地的醫療，一旦有了嚴重的病痛，就只能送往台東或玉里，但這都會花去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而慈濟關山醫院的成立，確實為這五萬多名的住戶，擔起健康與急救的工作。

王寵懿說，「像是現在的社區健康營造活動，從疾病篩檢、親子遊戲、掃街睦鄰、意外演習...，這些都少不了慈濟關山醫院，它已是當地人的好厝邊。」。

「你們讓我覺得像自己人」裴修女說

裴修女在探視老阿媽後又到診間和胸腔內科的胥愛璽醫師討論阿媽的病情，一離開診間正好遇上潘永謙副院長。潘副院長是一名骨科醫師，看到裴修女，兩人熱絡了起來，「你們讓我覺得像自己人」裴修女開心地說。其間潘醫師很關心裴修女的腳，聊過後才知道，原來他們倆還有一點關係。去年五月的一場意外車禍，讓裴修女與慈濟的緣結的更深。

那天是傍晚時分、天色漸暗，裴修女如往常地打算到關山醫院探視病患，沒想到就在療養院與慈濟醫院不過幾分鐘的路程中，發生了一場車禍意外。道路兩旁田陌阡阡，路口不過單行道這麼寬，「就是這裡、這個路口，那個時候晚上七點多，就碰的撞上了，然後送去你們的醫院，我的腳斷掉了。」裴修女在車上精確地伸手指指出她去年五月車禍的地點，堅定的口氣，似乎當時的驚嚇還提醒著這場記憶可別被時光磨去，她的左腿內還有著鐵片，沒有埋怨的口氣，讓傷痛伴隨著及時的治療隨時光而去。

關山地區民風純樸，但意外事件卻仍頻傳，一時的大意、台九線過快的車速、酒醉疲勞的駕駛、天雨路滑的危機，都讓「生命無常」成了不寒而慄的事實。一旦意外發生，生命就成了雨中的火光，明滅難定，但那一剎間可能失去的，也有可能在那一剎那被救回。

二十四小時的待命，百分之百的救活率

急診醫療在關山小鎮是守護漫漫黑夜的一炬火光，根據統計，慈濟關山分院自八十九年成立以來，急診人數高達六萬五千人次，其中急診的項目以原發性高血壓、退化性脊椎炎及相關疾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骨關節病及相關疾病四大項最多。天然災害的山區雨後落石，和寬直的台九線所帶來的便利，也讓一個不幸意外的發生結果加劇、傷亡情形加重。

除了車禍意外之外，心臟病發、氣喘，急性病症的發作，在搶救上也是刻不容緩。「譬如說心肌梗塞的病人，在我們這邊、在急診室半個鐘頭以內，幫他做抗凝血的藥物，每一個病人都救回來，我們現在的成績是百分之百。」潘永謙醫師說。

事實上，對於心肌梗塞的病人急救處理的方式大同小異，但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於「時間」。潘永謙說：「這種病人就算到了大醫院，他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八十五，就是說一百個人會有十五個人往生，而我們關山這裡是百分之百救活，雖然設備比較簡單、醫院比較小，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掌握了第一時間，而且我們這裡的病患一定都是當地的病患，不會有別地的病人轉過來，所以都會在一個鐘頭內用藥，每一條血管也都會被我們打通了。」

然而，也有些病患家屬由於對慈濟關山醫院不熟悉，因此起了懷疑的態度而堅持轉送。對此，潘醫師則認為，「我們是醫學中心的主治醫師，急診的專科醫師，這是最好的組合。」

又是夜晚的到來，斗大的光照耀在柏油路上有著瑩瑩的光亮，二十四小時的標示，是永不打烊的堅持。不分晴雨、不分假日，人口五萬兩千四百一十六人的關山地區，因著歷史的更迭加入一批批、一代代移民新血，藍天環抱這片土地，而另一片藍天白雲也疼惜著他們的生命與健康。



香港、台北、花蓮、關山，潘永謙一步步走進醫學桃花源

我已經懂得不喊累了

◆ 口述/慈濟關山分院副院長潘永謙 整理、攝影/賴睿伶

可能是武俠小說看太多了，中毒太深，讓我自己都有點像小說裡的人物...。

我十八歲高中畢業就離開香港，獨自離家來到台灣，那時候就是一心想要讀醫科。因為在香港只有兩個醫學系，很難考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二，所以當時我在心中就已經做了來台灣的打算。因為我知道我一定要做醫生。

當醫生是被爸爸影響，這是我爸爸的期望。爸爸的三個堂弟都當了醫生，但是我爸爸卻只有高中畢業。爸爸讀書時正是在打仗的年代，家裡很窮的，我爸爸雖然成績很好，高中畢業也是前兩名，可是卻因為沒有錢只好放棄讀書，後來時代比較穩定，他的堂弟家境比較好，有了錢唸到大學、甚至當了醫生，所以我爸爸很不甘願，從我小就一直唸：「要讀書啊！要讀書啊！要做醫生。『一定』要做醫生。」



甘願做醫生，只好歡喜受疲憊

當醫生的另外一個原因其實是一我被騙了。我小時候受到一個影集的影響，那個時候在香港，有個我很喜歡看的節目好像叫做「杏林雙傑」，它是講兩個醫生的故事，其中一個就是外科醫生。影集拍得非常好、很溫馨、劇中人很有成就的感覺，裡面不管病人多痛苦，醫生都能夠妙手回春，看到那裡我就心想：「嗯！不錯、當這個不錯，可以幫很多人解除痛苦。」影集裡面正面的比較多、負面的比較少，所以我們也就只吸收到正面的。負面的它都沒有演，可是當醫生有很多苦差啊、晚上不能睡啊、吃個飯沒有時間、寫一大堆病歷...它卻都沒有演，所以我就被那個影集給騙了，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十三、四歲吧。

我很感慨我的同學。台大畢業的時候，我差不多二十五歲，正要離開學校出來實習，那時候很多同學準備要到國外讀書，他們是為了解錢出國，但是你看看，來台

關山老年人口眾多，骨科是不可獲缺的服務醫療。

灣偏遠地區幫助台灣人的竟然是國外的教士修女，他們來這裡、還是不收錢的。我看不慣，所以我就來到花蓮慈濟醫院。

來慈濟好累啊，骨科醫生很累的，因為剛開始做住院醫師，所有大小事都要我們做，要寫病歷、要接新病人、要導尿、要照顧病人、跟完刀還要值班，我們那時候一個月骨科病房要值十班，還要兼急診室二十四小時五班，所以一個月值十五個班，平常開刀又要到八、九點甚至十點，非常忙碌的。

剛開始當住院醫師的時候，那時的主任是陳英和院長，他常常問我一句話：「累不累啊？」「累啊！當然累啊！睡都沒時間睡了。」我每次都這樣回答他，可是他講完也沒有表示什麼就走了，然後過了幾個禮拜又問了：「累不累啊？潘醫師！」「累啊！很累啊！」過了一段時間快一年吧，我就覺得很煩，怎麼整天在問我這個，爲了讓他不再問了，我就說「好啦好啦，不累了、不累了！」結果他聽了也沒說什麼又走了。

從此之後，他就再也沒問我累不累。後來我才知道，他要我有慈濟的精神「甘願做、歡享受」，你就是要調適，骨科醫師是很累沒錯，吃飯沒時間、睡覺時隨時會被叫起床，如果你一直想著自己很累的話，你會整天工作得很不快樂，你要有這種認知，這就是你的工作，你喜歡做、所以跟刀時就要覺得很高興，這樣會過的比較快樂。我覺得他就是要逼你講這句話，不要你覺得累。

陳英和院長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我會的都是他教的，我開刀什麼的都是他教的，而且他講話總是一針見血，真的非常厲害。我根本沒有辦法拒絕他，他是我學習的對象。他帶領我成長，也把我帶到另一個地方。

來關山的那一天，像是光榮出征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一日是我在關山分院上班的第一天，陳英和院長和骨科整個科坐著遊覽車來送我到關山，像是要光榮出國。我們到關山已經中午，在這裡吃個飯、騎騎腳踏車，下午四、五點他們回家了，把我留下來。原本準備好要來了，只是原計畫是七月一日要來，但是我九月一日才來，爲什麼呢？因爲我不想來！



要來關山做已經談了好多個月，每個醫師派駐在這裡是兩年一期，上一個骨科醫生早就待不住了，只是大家一直拖、一直拖，就是因為不想來，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坵，看誰坵的久。這樣子迂迴了好久，我也是有不想理的念頭，只要我臉皮厚一點、皮一點也是可以，可是沒想到人家一開口我竟然就心軟了。

還記得那個時候大家會勸我說，「兩年之後不習慣隨時可以回去啊，加油加油！」一直到今年九月就兩年了，再待下去嗎？

二十四小時，永遠處於備戰狀態

剛搬來嘛，關山小地方很快就跟居民很熟，騎腳踏車經過會有人叫你啊，「嘿！潘醫師！」不像在花蓮沒有人認識你，在這你去哪裡都會有人知道，去買個冰淇淋，老闆會說，「唉呀！我的小孩子是給你開的刀啊！」去吃個麵也是，「ㄟ，潘醫師，我這個是你開的，這個也是，這個也是啊！」這邊話家常聊天的機會很多，聊家人、聊小孩，人情味很濃。

在關山分院工作算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僅天天，連禮拜天也閒不下來。但因為我也要陪太太，一定要帶她出去，等了一個禮拜不讓她出去不可以啊，禮拜一到禮拜六都賣給醫院了，所以禮拜天要陪著她東奔西跑，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也有一次，我帶老婆要去高雄渡假，旅館也訂了，但是走了一半電話來了、要開刀，也是要回來啊，那老婆當然就氣死了，開刀為重、病人為重，所以她也不得不回來。

有的時候禮拜天要義診、要掃街，我的生活就在醫院和社區，一週四個門診、還要開刀、一個月十天值班、還要巡房、每兩個禮拜六值一個禮拜六二十四小時、看急診隨時都要起來、急診刀也要馬上，我每天都排的滿滿的，每天就是這樣。一直處於備戰狀態、長期抗戰，但是其中最痛苦的就是值二十四小時的班，然後半夜被叫起來。

有的時候半夜病人來急診，然後他跟你講：

潘永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 on call，永遠處於備戰狀態。



立志成為醫師的潘永謙，不向醫療資源不足的困境。



「醫師，我一個禮拜前受傷，痛到受不了了。」你想，他受傷一個禮拜了，這一個禮拜他都不來，偏要在晚上兩三點、痛到受不了了、痛到睡不著時才來找你。或者是：「醫生，我的腳指頭長了膿瘡，忍不住了。」膿瘡不是第一天的，可是他也是半夜才來看診。這是會令人生氣啊，可是不行，我們不能氣，要說「好好，沒問題我幫你打針、幫你照X光。」我們也不能勸他，不能勸喔，因為不能戳破他，他心裡已經知道理虧了，你一說出來，他就認為你態度不好，不能講、不能表現出來，要在自己心裡吸收。

如果現在陳英和院長再問我一次「累不累？」，還是好累，真的蠻累的，不過我想還好啦，反正年紀大了，需要的睡眠也不多了。

不管白髮紅顏，生命沒有輕重之別

這裡的老人很多，這讓我想起我小時候的一個故事。

以前香港的醫療制度不是很理想，醫療制度有分公立醫院和私人醫生，一般窮困的人都擠公立醫院，因為開大刀要花很多的錢，所以要等公立醫生，但是，公立醫生沒有那麼多，所以都要等很久，排一個CT（斷層掃描）可能要等一兩個月，可能有時候要排半年，所以有錢的都會看私人醫生，可是沒錢的就只能等。

我念中學的時候，有一個親戚是老太婆，她在菜市場被人用小推車撞斷了腳，是開放性骨折。那個時候她已經八十幾歲，然後被送到香港某醫院，可是因為醫療資源缺乏，所以某醫院看病是有先後順序的，醫院把機會留給年輕人，所以她雖然送急診但是沒有開刀、沒有做特別處理、病房也沒有，就住在走廊上面。到後來，她傷口感染敗血症往生了，這是我的親戚的真實事件。

就是有這種印象，我覺得是我的話，我不會讓病人有這種差別待遇，這是種很深的感覺，如果醫療資源不夠，真的要想辦法，有些人認為，「反正都是老人了，老人都要死的，這和小孩子的情形不一樣。」但其實我跟你講，這都一樣，家屬對病人的感覺、感情非常深厚的，不管病人年紀多大，七十幾歲、八十幾、九十幾，你可以感受到家屬的悲傷，那種痛是非常嚴重的，跟你一個年輕人往生幾乎沒有差別，所以任何生命不可以有所分別，什麼年紀大了、不要救啦、醫療方面比較保守一點啦，生命是沒有差別的。

生命都有盡頭，我們真的要把握，有生之年多做點真正能發揮的事，而真正要來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太在意，反正我來的時候也是一片空白。這一切都是自然的。有人說要退休後再做什麼做什麼，不是！這不切實際，想做現在就去做，少一天就是少一天。

現在在關山我們醫院和社區都有衛教活動，一年也有三十、四十場，像是親子遊戲啦、疾病篩檢、怎麼做CPR、掃街，活動都很多，現在掃街我都掃到有心得了。什麼最多？狗大便、檳榔渣、煙蒂和酒瓶，特別是在轉角的地方，而且掃完一個地方，他們很滿意喔，所以別的地方又馬上找我們去掃。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願意這麼累，我想，如果不從我做起，又怎麼帶動其他的人，如果大家都能閃就閃，那麼這家醫院的意義就在我們這些人的手中喪失了。

能讓病人等三十分鐘不呼吸嗎？

在這裡一年半，我體會到上人在這裡蓋醫院真的很有道理、非常有幫助。在這裡，生命是不能等的。有個病人是鼻咽癌的病人，像這樣的病人大部分都不能開刀，因為很靠近中樞，所以都是用放射治療，可是照了一段時間之後，病人脖子嘴巴都會僵硬。有一次，一個嘴巴僵到打不開的鼻咽癌病人，因為被痰突然哽到，所以整個人呼吸不順甚至還黑掉昏迷，當時病患被緊急送過來。

像這種病人我們就要做氣管插管，可是氣管插管要經過嘴巴的話，就要把嘴巴打開、脖子伸直，氣管才伸的進去，但是問題是嘴巴打不開怎麼辦，就只好用氣切，

那天剛好是禮拜天早上，我正在二樓開刀已經完成要縫皮，我趕快要助手先幫忙，然後下去花兩分鐘的時間氣切，氧氣打一打病人就回來了，你說，這個病人怎麼等，不能等的！不要說要到比較好的醫院，至少到玉里或是台東都要四十公里，開車最快也要三十分鐘，人能夠不呼吸三十分鐘嗎？四分鐘、五分鐘就會死亡了。



潘永謙是關山地區居民的好朋友。

這裡的生命是不能等的。這裡的醫生都是一流的、醫學中心水準的醫師，成本算是很高，但病人的生命是無價的，我們雖然虧本，但病人的生命是無法用成本來衡量，搶救一個都意義不凡。

當我在這裡作了主管之後，我才真正瞭解到上人的苦，我覺得上人真的很瞭解我，而我也認為我很瞭解他。怎麼說呢，你想，當年在蓋花蓮總院的時候，他想要救人但是沒有錢，有了錢但是又沒有土地，好不容易有了土地、有了醫院，但是卻沒有醫生，他想救人的心是那麼的熱切，這就像我們關山一樣，想要有的卻沒有，那種著急的心我真的能體會，而上人也體會到。我剛來這裡的半年，上人就來了五次，他真的很瞭解我們，我們每個月都虧錢，但是他從來都不看帳。

我想.....會待下去的

我最欣賞的歷史人物是孔子。有一次孔子家的馬棚失火了，他匆匆忙忙的從外趕回來，他一開口就問：「有沒有人受傷？」，他不是問馬有沒有受傷，而是問人，你想在那個年代，一匹馬值一百匹布、一個女奴值四十匹布，人比馬還不值錢，只是一匹馬的百分之四十。上人也是這樣的。

有一次上人來看我們，我們突然收到一個車禍，台九線的車禍，是落石，他很為我們擔心，總是叮嚀我們下雨啦、落石啦不要去山上，但是又害怕山上有病人沒有照顧，你看，這就是人本醫療的心情，這相對應孔子問人不問馬的精神，這就是一個經營者只問醫生病人，而不是問賺了或賠了多少錢，他是有如此的胸襟，上人和孔子都是我的偶像。

要有好的服務實在是很困難，因為我們還需有好的團隊，好在陳英和院長和王志鴻院長都很支持我們，現在我們的科別更廣泛、更有深度，住床率也增加。許多科的補強都讓民眾更有信心了。現在病人對我們都有感情了，他們還說：「你不可以離開關山喔，我釘子還要等你拿出來喔。」

到九月份就兩年了，我想.....我會待下去。



矗立於藍天之下的關山醫院，緊緊守護著當地民衆。